

新民晚报 星期天夜光杯 / 夜光杯

听说上海电影博物馆开张了，便带着孙子、孙女去参观。他俩爱看电影，所以对上海电影博物馆饶有兴味。我呢？走进那里，却勾起18年电影生涯的诸多回忆……

我在大学毕业之后，来到电影厂工作，在摄影组当场记。场记是学习导演工作的第一步，借以熟悉电影的摄制。电影厂的“规矩”是由场记而助理导演而副导演、导演。一到摄影组，我就领到场记必备的“三件宝”，即小黑板、秒表和场记单。小黑板叫“拍板”。导演教我如何做场记：

一是每拍一个镜头，场记必须在“拍板”上写明是第几镜，第几次拍摄。摄影师每拍一个镜头，必须先拍“拍板”。这样，电影胶片到了洗印厂，一印出来，就知道这是什么影片第几镜第几次拍摄；二是摄影师一开摄影机，场记就得摁下秒表，关机时则关上秒表，以记录拍摄时间。电影摄影机每秒钟拍24张画面，相当于消耗一英尺胶片；三是每拍一个镜头，场记要像售货员开发票似的，填写一式三份场记单。场记单上要写明剧名、拍摄时间、镜头、内容、拍摄次数、长度等等。这一式三份，一份随胶片送往洗印厂，一份交给摄影助理，一份存底。

记得，每拍完一个镜头，导演总是挨个儿问：“好不好？好不好？”就连我这个新来乍到的场记，也要问。仿佛非常“民主”，善于倾听摄影组每一个成员的意见。后来，摄影师悄悄告诉我：“导演问你好不好，就一定要回答说：‘好！’”经过摄影助理向我“解释”，我才明白：每一个镜头，导演总希望多拍几次，以便从中挑选出最好的一次，用在影片里。可是，要想重拍，总要找个理由。导演不便于自己说，于是他逐一向摄影组成员询问“好不好”，只要有一人说“不好”，他马上说“再来一次”。

我发现，导演总是把“再拍一次”的镜头，称之为“NG”。起初，我不明白这“NG”是什么意思。后来才知道原来是“No good”的缩写，“不好”之意。

摄影师呢，当然希望拍好每一个镜头，有机会重拍一次，固然不错。不过，电影胶片很贵，为了节约胶片，电影制片厂对“耗片比”作了很严格的规定。所谓“耗片比”，就是拍摄成功的镜头长度和消耗的胶片长度之比。当时规定的“耗片比”，有时候只有“1:1.75”。也就是说，拍成功1000英尺的镜头，只给你1750英尺的胶片。“耗片比”超过了，就得扣摄影师的奖金。正因为这样，摄影师在拍每一个镜头之前，都仔仔细细，生怕浪费胶片，尽量避免“NG”。

摄影师也抓我的“差”，叫我帮助他看“光影”。所谓“光影”，是指一个光源之下，被拍物体只能有一个影子。拍电影的时候，灯很多，光线分为主光、辅光、侧光、顶光、背景光，可是只许主光方向产生影子。平常在生活中，我从来没有刻意关注过影子问题。到了拍摄现场，老是要看有几个影子。特别是在看样片的时候，如果看到两个影子或者三个影子，便大声叫起来：“影子！影子！”于是那个镜头只得重拍。

当然，如今拍电影，似乎已经不那么讲究了，光影混乱的镜头，比比皆是。好在观众只注意戏，并不注意有几个影子。我在摄影组受过“训练”，见到光影混乱，总感到不舒服——只是没有大声叫起来：“影子！影子！”

刚到摄影组，什么都干。比如，帮助摄影助理用皮尺测量摄影机到被摄物的距离，这叫“拉皮尺”；拍摄推拉镜头的时候，要不断改变摄影机的焦距，这叫“跟焦点”，我也帮着“跟焦点”以至“跟光圈”。

跟录音师在一起，也十分有趣：每到一地，录音师总是用他那特殊的耳朵谛听着。比如，在选外景的时候，导演和摄影师选中一个景点，表示十分满意，录音师却摇头，说此地蝉鸣太响或者蛙声太吵——在平时，我根本没注意什么蝉鸣或者蛙声，而录音师出于职业习惯，每到一地，首先要侧耳听声。

凡是噪音太多的地方，他总是摇头。样片冲洗出来了，只有符合标准，曝光准确、焦点不虚，洗印厂才给粉红色的“红单子”。如果圆铁片盒里放着白单子——用电影厂里的“行话”来说，那叫“报丧单”。见到“报丧单”，摄影师的脸拉得老长，只能“NG”了。

长期用电影厂，今天又感到眼睛有点疲劳。我习惯地打开家庭小药箱，找一直使用的

某品牌的明目眼药水，打算滴几滴缓解眼睛的疲劳。很快找到两盒，不过，仔细看使用期限，却发现都已经过期了，一个剩下半瓶，一个则是大半瓶。

常识告诉我，过期的药品便是劣药，药品的品质已经发生变化，自己当然不能使用，更不能卖给收药的药贩子，必须处理掉。可是，这么处理就像在股市割肉，让人感到肉痛。但是，又别无他法。由此及彼，几乎城市的家家户户都备有小药箱，像我这样时常扔掉过期药品的市民很多，如进行全市统计，数量不仅十分惊人，浪费的药费可能是天文数字。其中还包含药品原料、人力等各种成本。

记得，以前医院开的、药房卖的眼药水，都是小圆瓶的，药水量只有现在的50%。眼药水的保质期一般只有一年，过去生产的小瓶眼药水，一年以后即便剩下，也不会多。况且，眼药水的容量小，价格也减半。药厂能否根据市民的需要，恢复生产小瓶的眼药水？

不过，规模出效益。在这样的市场环境里，靠药厂自律十分困难。但是，卫生主管机构与医保中心却可以进行宏观调控，让药厂降低眼药水的容量。推及其他常用药品的生产，也可以这样去监管与落实。这么做，不也是解决时下看病贵的一条途径？

展看起来丝丝入扣，合乎情理。电影开始颇有些欲扬先抑的意味，让昔日的“影帝”吃苦头，作为窃盗集团首领的威尔（尼古拉斯·凯奇饰）在行动中被同伙出卖，威尔在警方赶到前，将抢来的巨款丢入铁桶烧毁，但仍入狱八年。威尔出狱后原本想金盆洗手，并与女儿艾莉森修复关系，却同时被FBI以及过去同伙找上，逼迫他交出当年的1000万美元。入狱八年，出狱之后

本题目从靳以的散文《到佛子岭去》驳来，过去初中语文课本里把它作为教材。位于皖西的佛子岭水库，是新中国第一个自行建造的水利工程，靳以先生讴歌了劳动者的建国热情，我也记住了佛子岭。一个花甲过去，佛子岭水库早已淡出人们视线，钟灵毓秀的她却景色依然迷人。今春，我重当背包族去游佛子岭，年龄不饶人，路上全靠自己打理真不轻松。

刚出六安火车站，就下起了大雨。我备着雨具倒也不怕，可冒雨寻餐馆、找去霍山长途汽车，还是麻烦。沿途每问路人，大家全热心指点。长途大巴里满车山民，唯我和先生是游客。车到终点，天色向晚，问司机打听旅馆，他也不多话。待乘客下完，师傅把车又开出好远，停在了一家旅游中心的门前。打开车门他轻轻说：“老人家走好。”雨意绵绵，人情暖暖。旅游中心不设住宿，下班时间已过，里面没几个人。听说有从上海专程来看佛子岭水库的游客，经理室出来位五十多岁的中年人。他见我盯着墙上介绍水库历史的图片，就热情地搭起话来。他递上名片，原来是中心主任。主任说，现在游客少，“70后”以下的都不知道佛子岭水库。我忍不住插嘴：从前语文课里都有的。他颇有遇知音之感，马上自豪地答：那是写我们父辈的！他还要沏茶，我们婉拒了。后来，主任冒雨出

到佛子岭去

吴莉莉

去，开来景区观光车，亲自把我们送到水库对岸的佛子岭宾馆。又说，当年朱德、郭沫若等国家领导在此下榻。我要付车费，他不收，还关照宾馆值班经理：“上海来的两位老人家，价格优惠点”，“老人家”一语脱口而出，看来，尊老是这样的民风。

当晚出了个洋相。出门时求行装简便，各人只带一双鞋。淋过雨的鞋湿透了，我把两双湿鞋搁在门口墙角，不会有人偷吧。服务员带我们进房时说过，今晚客人就你俩。夜已深，雨还在下，鞋干不了，索性收它进来。打开门看：奇怪，少了一只鞋！偷鞋贼难道是独脚贼？我又气又急，没鞋，明天怎么办？两人都不知所措，我快快地收进三只剩鞋，决定找服务员去！黑黢黢的庭院树荫浓密，风吹叶片声响沙沙，蛮吓人的。我壮胆四向“侦察”，鬼影也不见。值班室亮着灯却没人，柜台的电话下压着各办公室号码，找谁呢？不管它，对照号码我一阵乱敲，终于有人接了。一会儿，来了个年轻的女服务员，她也奇怪：“我们从来没有发生过这事啊。”实在辨不出敌情，她带我出外查去。路灯下，忽见对面车库前，隐隐约有影子在晃。我不敢走了，“阿姨你别怕，这是野狗。”她顿时恍然：“是狗叼走的，我找去”。

排宾馆的服务员，这里不归她管，接到电话马上赶过来的。我本来很生气，对管理服务似乎有许多话要说，看她为我忙碌，她对狗“贼”行径的无所谓，再和她聊天，原先的不快慢慢淡去。她三十出头的年纪，已是当年水库建设者的第三代后人。“好多人都搬到城里去了，可水库还在发电，这里总要人管的不是？”

次日，我用伤筋膏将狗牙痕密密覆盖，让先生将就穿着。“乱花渐欲迷人眼，浅草才能没马蹄”，雨后的佛子岭水库山色迷人，青翠的浅草令“马蹄”流连忘返，疑虑早云消散。我走过克拉玛依，路过大庆，看过葛洲坝，这些曾经为国立功的大油田、大水库，现在或许不再辉煌，它们与当年劳动者们的丰功伟绩，国人不会忘记。

在农场所有连队中，只有果园队有一圈竹篱围墙，不高，时而有红云般的桃花、雪花似的梨花探出头来。果园队里种有苹果、橘子、梨，品种不少。收获后，全部给农场后勤科调配。但由于土质、水质、气候、技术等原因，种出来的水果不够甜。果园队都是知青，做事喜欢动脑筋，出花样，常常嫁接果树。有一年，几棵梨树上结出一种奇怪的梨。

一奇是大。一般的梨，四两半斤的，已属大型。而这梨，一斤重的居绝大多数。那棵铁骨嶙峋的梨树，弯腰曲背，摇摇欲坠。我们赶紧用木条撑住树枝干，才避免倾倒。二奇是形状。俗话说“歪梨正果”。但这梨太“歪”了，形状凹凸凸出，龇牙咧嘴。凹的像坑，凸的像瘤，让人看了没食欲。表皮是一种难看的暗绿色，像老墙上的苔藓，经贮藏后，顽固得不变一点颜色。拿在手里，粗糙坚硬，硬邦邦的，宛如握着一块铁。有人戏称它为“铁梨”，都觉得贴切，遂成了它的名字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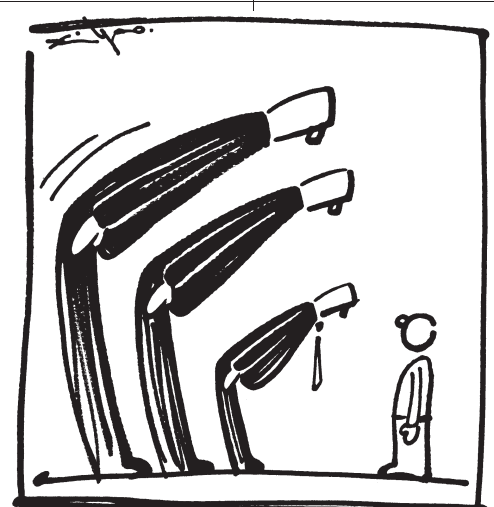
第一回吃，迟迟疑疑地将“铁梨”拿在手里，削皮。一刀下去，便有丰富的汁水从刀锋间流出，手指间顿时黏乎乎的。去皮后，露出淡青色。轻咬一口，便掉下一大块来，顿时感到它的脆嫩。随即，充盈的汁水在嘴里齿间迸溅开来，清凉而甘甜，且核小如鸽蛋。吃完一个，禁不住感叹：人不可貌相，梨也不可貌相呀。

秋收，农场全部人员扑向稻田。果园队的人每人带上一个“铁梨”。从日出一气割到日中，又累又饿又渴之时，摸出“铁梨”，用牙齿将皮啃去，将一只沉甸甸的“铁梨”狼吞虎咽地吃完，顿时解饥又解渴。一声饱嗝破口而出，同时喷出一股带甜味的清香。然后神清气爽、精神抖擞，继续挥镰割稻。晚上，场部广播站播出当天各连队割稻进度，果园队获得第一名。大家很自豪，但心里明白，这半功劳要归功于“铁梨”。

渐渐地，“铁梨”显山露水了。凡品尝过“铁梨”的人，无不留下深刻美好的印象。场部后勤科下令：尽量扩大“铁梨”种植面积，而且全部上交。但我们总是偷偷地将“铁梨”留下一部分，裹上棉纸，装袋，在霜降前，放进地窖。冬天取出来吃。啊呀，这时候的“铁梨”，不仅更加脆嫩，而且甜得如蜜。吃完了，嘴角间黏乎乎的，舔一下，甜一阵子，而且对冬天常见的喉疼、唇裂、干咳，一吃见效。离开农场三十年，对“铁梨”念念不忘，去年入秋回农场。果园队早已承包给个人。那人对我说，如今没有“铁梨”了。我惊问：为什么。他说，品相太难看，没市场。如今都改种鸭梨了。鸭梨好看，好卖。临走，送我几只鸭梨。我观鸭梨，黄澄澄的皮色，匀称玲珑、细皮嫩肉的模样，确实比“铁梨”好看许多。但我品尝之下，觉得没有“铁梨”汁多，没有“铁梨”甘甜，没有“铁梨”酥脆。总之，除了外形漂亮外，一切不如“铁梨”。然而这“铁梨”，如今随着我的青春岁月一起，化作一片烟云了。

农场的「铁梨」

王鸣光



智慧快餐

郑辛遥

问责由上至下，表功由下而上。

害死斑马的斑纹

黄小平

一群小斑马围着一头老斑马，专注听着老斑马夸耀着它们身上斑纹的妙处。老斑马说，斑纹可以影响其他动物的视觉，让斑马的身体显得特别高大，这样可以威吓敌人；斑纹可以让敌人眼花缭乱，在混战中把敌人晃得晕头转向而削弱战斗力；斑纹可以让我们更加美丽，更加出类拔萃……

正在老斑马口若悬河之时，不知从哪里窜出一只狮子，它一头扑倒了老斑马，咬住了老斑马的喉管。老斑马哪能想到，狮子正是先发现了它身上的斑纹而发现了它。可怜的老斑马，也许至死也没有明白，正是它自认为最值得炫耀的斑纹，暴露了它，害死了它。

“硬汉”归来

——电影《劫案迷云》观后感 刘英杰

却面临绑架和勒索两大劫难，不得不说，这样的设置足够揪心。观众按照以往的观影经验必然认为此时进退维谷的尼古拉斯·凯奇必然会像《恶灵骑士》一般暴躁变身，于是出现见神杀神，见鬼杀鬼，解决一切困难，最后救出女儿的完美结局。然而导演却显然给出了另外一种例外，影片中威尔没有任何解决困境的神力，有的只有任人摆

布，听人宰割，让人不禁又生英雄垂暮之感。

同时，影片最为惊艳的铺垫是策划一切的幕后黑手竟是威尔的好友文森特，虽然这是电影中的惯用手法，但在此片中的运用纯熟且不着痕迹，让观众大呼上当。

应该说，本部电影对节点的拿捏恰到好处，作为一部动作电影，让主角备受磨难最后爆发符合每个观众的预期心理，《劫案迷云》也不例外，关键在于威尔的爆发在什么时候，特别是在观众对尼古拉斯·凯奇经典桥段

出现审美疲劳之后。从这点来说，这部电影对节点的拿捏恰到好处，影片中有95分钟都是在讲威尔的悲催处境和其女儿的危殆境地，给观众造成了相当的心理压力和足够的戏剧铺垫，也确实做到了“不到最后一分钟，不知谁是最后的胜利者”。

《劫案迷云》让尼古拉斯·凯奇打了一场翻身仗，也让观众看到曾经江湖上鼎鼎大名的“硬汉”完美回归，同时证明了一个道理：好电影不仅需要好的演员，更需要好的剧本，想必凯奇大叔对此深有感触。

盼生产小瓶眼药水

王建国

某品牌的明目眼药水，打算滴几滴缓解眼睛的疲劳。很快找到两盒，不过，仔细看使用期限，却发现都已经过期了，一个剩下半瓶，一个则是大半瓶。

常识告诉我，过期的药品便是劣药，药品的品质已经发生变化，自己当然不能使用，更不能卖给收药的药贩子，必须处理掉。可是，这么处理就像在股市割肉，让人感到肉痛。但是，又别无他法。由此及彼，几乎城市的家家户户都备有小药箱，像我这样时常扔掉过期药品的市民很多，如进行全市统计，数量不仅十分惊人，浪费的药费可能是天文数字。其中还包含药品原料、人力等各种成本。

记得，以前医院开的、药房卖的眼药水，都是小圆瓶的，药水量只有现在的50%。眼药水的保质期一般只有一年，过去生产的小瓶眼药水，一年以后即便剩下，也不会多。况且，眼药水的容量小，价格也减半。药厂能否根据市民的需要，恢复生产小瓶的眼药水？

不过，规模出效益。在这样的市场环境里，靠药厂自律十分困难。但是，卫生主管机构与医保中心却可以进行宏观调控，让药厂降低眼药水的容量。推及其他常用药品的生产，也可以这样去监管与落实。这么做，不也是解决时下看病贵的一条途径？

展看起来丝丝入扣，合乎情理。电影开始颇有些欲扬先抑的意味，让昔日的“影帝”吃苦头，作为窃盗集团首领的威尔（尼古拉斯·凯奇饰）在行动中被同伙出卖，威尔在警方赶到前，将抢来的巨款丢入铁桶烧毁，但仍入狱八年。威尔出狱后原本想金盆洗手，并与女儿艾莉森修复关系，却同时被FBI以及过去同伙找上，逼迫他交出当年的1000万美元。入狱八年，出狱之后

最近这部宣传不多、投资不多、噱头不多的《劫案迷云》却给了尼古拉斯·凯奇再次证明自己的机会。从剧情上说，这并不是一部情节紧张、题材猎奇的电影，但却依靠紧凑的结构、严密的布局让剧情发

